
幸存录
明·夏允彝

●卷上

予少钝劣，读书数百过，仅得上口；十五以后，心稍开，不数过亦时能记忆。弱冠名浮，应酬日剧，久困公车，不能舍帖括技；强仕始第，又困簿书。失恃而还，三年崩坏。北都南（疑误）陷，遗弓痛愤，生理已讫；镐京再兴，宫邻金虎，内忧外患，交至而溃。予也应死之人也，生平未暇多读书，时有著述，随手沦散；今待死耳，又复何云？然于国家之兴衰，贤、奸之进退，虏寇之始末，兵食之源流，惧后世传者之失实也，就予所忆，质之言乎。言之或幸而存，后世得以考焉。失之略者有之，失之诬者予其免夫。跳身出潜，卷帙无所携，偶所遗忘，无可询质；笔墨时缺，蝇头书之。后之览者，或亦重悲予志也。

○国运盛衰之始（其论有极正者，有极偏者，不足尽信，存之可也）

神庙冲龄践阼，睿质夙成，慈圣内训甚肃。辅臣张居正擅权而才，以法制天下，朝令夕行，虽多苛察，人奉法惟谨。尤留心边事，初与高拱合策抚俺答，

边鄙不耸，宣、大以西，桴鼓凝埃矣。用大帅戚继光于蓟镇，谭纶为督抚，一切用舍兴建，惟继光言是从，——继光建城堡墩台，制度皆精绝，烽火精明。——又调素练浙兵杂边兵练之，车马步杂用，东夷闻而畏之，匹骑不敢入者二十余年。

迨烈皇帝登极，磔魏瑯，亟召袁崇焕以大司马经略边事，慰劳倍至；询以东夷何日可灭，崇焕以五年为期。及赐食出至午门，群臣问可奏绩否？崇焕谓上期望甚迫，故以五年慰上心云。尔时有识者讶其不成功。再入对，崇焕遂以吏部用人，兵部指挥，户部措饷，言路持论，俱与边臣相烟应，乃方得成功为请。上即命各部及言路如崇焕言。崇焕无何卸责，一至宁远，遂为讲款计。盖自崇焕宁远奏捷之后，即令番僧往吊东夷以讲和，以罢归未就，再出无以塞灭东夷之命，遂以平东夷自诡。虑岛帅毛文龙泄其计，遂身入岛，诱文龙斩之。文龙当辽事破坏之后，从岛中收召辽人，牵制金复海，盖时时袭东夷，有所斩获，颇有功。但渐骄恣，所上事多浮夸，索饷又过多，朝论多疑；而

厌之者以其身权重兵，又居海岛中，莫能难也。崇焕初斩文龙，上亦甚喜之，褒谕倍至，不嫌其矫诏。未几，东夷阑入，遵化抚臣刘策、大司马王洽，俱不习边事，仓皇无以应敌，东夷长驱迫都城，急召崇焕入卫，宣、大各镇之兵亦先后至。崇焕固以灭东夷自任，一旦纵东夷至此，惟死战庶足赎罪，乃与东夷相值，辄避去。及入对，先以危言悚满朝，冀朝臣惧而从款议也。顾上英明终不敢以款上奏，第力请率兵入城休养；上不许，已深疑崇焕矣。都中人又喧言崇焕实导东夷入犯，上益切齿，再召崇焕入，即下诏狱，而擢满桂为武经略，以祖大寿、黑云龙辈俱为统帅。

辽兵素感崇焕，桂与大寿又互相疑，大寿辄率兵归宁远，远近大骇，亟用孙承宗言，置大寿擅归罪不问，仍鼓励之。大寿之母亦以忠义责之，得不叛去。满桂合各镇兵与虏战，桂战没，云龙被擒，兵大溃，几歼焉。幸虏亦得志归，都城危而复安。于是磔崇焕，诛王洽，用承宗镇关门，梁廷栋为大司马，丘民仰抚宁远，刘大训抚蓟州，孙元化抚登莱，布置一新，虏

所陷各城，亦皆恢复。然晋抚耿如杞入卫之兵，中道溃去，为乱贫民附之，而流寇之患起矣。承宗未久亦罢去，丘巡抚与大寿不合，梁司马、刘大训，以中朝水火事相连俱罢，此后用人亦皆草率塞责。

东夷一犯宣府，一入山西，两由蓟入燕，而壬午之入，直走青、齐及淮而止。所至屠掠一空，祸为至剧。我之兵力，每以讨寇，寇急则调边兵以征寇；东夷急，又辍剿寇之兵将以防东夷；卒之二患益张，国力耗竭，而事不可为矣。闯寇逼都城，欲辍关外之兵入关御寇，议久不决而寇已破都门而入。烈帝皇身殉社稷，普天痛愤。吴三桂父陷寇中不之顾，务报国仇，但力不能当，借兵于东夷，与寇一战，大胜，寇即弃都城西走。而东夷晏然以为得都城于寇，非得之我也；传檄三齐，迅扫秦晋，既得河北，复取江南。一时迎降恐后者，以为寇为先帝之仇，东夷能为我灭寇，非我仇也。嗟乎！寇之发难以何事起？天下嗷嗷，皆以加赋之故；然赋加于何年？皆以东夷发难也。且河北为寇所攘，犹曰取之于寇，江南何罪而奄有之耶？我谋不臧：将不

择，兵不练，廷臣置边事于度外，边臣以寻端卸患为得计。至南都之政，贿赂滋章，如狂如醉，使高皇帝之开辟烈皇帝之忧勤，一朝宗社邱墟，大可痛也！

○辽事杂志

申大司马玄渚尝语余曰：“为少司马时，尝一晤李成栋，成栋以其文定公子也，待之极恭。叩以边事，云：‘为费甚多，凡所育健儿，恣其所好；凡衣服饮食，子女第宅，及呼卢狹邪之类，俱曲以从之，有求必予，但令杀虏建功而已。’玄渚叩以费从何出？曰：‘非能自给之也。当其穷时，则贷予之；或责以零剿劫帐，或责以御虏先登，计级受赏，即除前贷。’故人皆乐为之用，此李氏功名所由盛也。”当是时，天下皆疑李氏有异志，兵莫强焉。然李氏之费以养健儿者渐移以给朝贵，凡抚按出都，必预有以结之，至则相与雷同，任其欺蔽；凡山人墨客求朝贵书出游者，必以李氏为利藪；李之子弟恣意声色妇人，出游，骑若云锦，而功名衰矣。余尝叩之辽友，曰：“此天也！当成梁如松之贵，与之语，皆娓娓精当；及如柏辈，既弱且蠢，与言

皆愤，而其父兄之风无一存者，一见而知其必败也。”嗟乎！李氏之盛衰，即辽事之兴坏系焉，岂非天哉？后之论者又往往通夷罪李，亦属太苛。

如柏败后，如标即以大金吾出镇，不过以孝廉五六人以计偕寓其家，上疏举之，即因而用焉，已太草草。廷弼至，即纠如标十大罪，下狱拟辟，言亦太过。然人皆以李氏素有富名，积谤所集，无有一人宽之者。如柏既瘦死，如标自分死无日矣。忽中夜奉烈皇帝旨，宥之出狱；如标夜出圜圉，家寓城外，久不相通，忽而叩门，家中骇以为梦中事也。后遂续其宁远旧封。古人云：“记人之功，忘人之过，宜为君者也。”烈皇帝之谓乎？

辽事之起三十年矣，每当破城杀将，天象必征，靡不彰明较著也。当戊午发难，彗星亘天。四五年前，地生白毛，鬼哭于空，近在檐际，远则数丈之高，如俗所称鬼车鸟者，民间鸣锣发炮以骇之，去则旋来，竟夜乃止，尤为史籍所不经见。己未二十九日，四路发兵，京师大风霾，余以计偕出饮友人家，坐小舆中，两

壮夫昇之，震荡若在危涛中，掀播不已，雨沾衣皆黄土也。既抵席，忽睹庭中火光赫然，咸谓设庭燎耳，实天色如赫下炤也。酒散归，衣巾皆染雨土满矣。阅两日报至，辽东之破，余馆于邹平张师家。是日，忽大风蔽天地，覩面不相睹。广陵之破，余亦计偕在都，连日风霾，东望但见黑气蔽天而已。癸未甲申之期，天变尤多；其最异者，雷击奉先殿，雷火下焚，铜铁皆融而下注，击死内侍若干。甲申二月，寇渐逼都。余侄永游北雍遽归，至中途，遇大风不止，拔木飞瓦，行人皆偃仆焉。天之示戒为何如也？惟南都之破，无甚外征，岂天以为不复可倣，故置之耶？

自有辽事，所用人鲜能有胜任者。当时所望成功，惟熊廷弼、袁崇焕、孙承宗为庶几；而武臣如刘綎、杜松、满桂、祖大寿、吴三桂，其最著也。廷弼刚而骄，唾骂一世，谓皆出己下；此虽成功，亦不能居况功未成乎？吾乡朱本洽为永平郡守，嘉兴钱士晋为真定郡守，熊一见，赏其才，且云：“辽事将兴，将与共功名。”两公意其能成功也，誉以公至，必能灭东夷而固辽

。廷弼握手与密语云：“公解人也，何为亦作此语？辽事岂可为？但当寻一散场耳！”意谓怒骂人以图逐归也。此其言岂意在国家者乎？当其督学江南，行法极严，然严而不当，如郡邑一概徇私，致孤寒壅塞，或有不平之鸣，但知严处士子而已，不能一破情面也。即此亦见其不足有为矣！

崇焕少好谈兵，见人辄拜为同盟，肝肠颇热，为闽中县令，分校闹中，日呼一老兵习辽事者与之谈兵，绝不阅卷。或问之，则曰：“士子宜中者自有命在，随意抽取可也。”斯岂执事必敬者乎？宁远一捷，实为有功，遂自矜为东夷已破胆，必肯献地讲和。召对自言五岁灭东夷，了无成算给谏许誉卿面叩之，崇焕自言聊慰上望云尔。给谏亟言上英明，岂可浪对？异日按期责功奈何？崇焕亦自悔失言，遂以用人措饷等事再请于上，倘有不相应，即可借为卸担地，不意上之咸从所请也。赴援都城，召见即请统兵入城休息，上不可，以三千骑入城请，上曰：“三十亦不可。”上之所以疑之者至矣，而崇焕绝不悟也。阁臣钱龙锡尝问以辽事，

答以当从东江做起。钱谓：“舍实地而问海道何也？且毛帅未必可得力。”崇焕云：“可用用之，不可用杀之，此吾所优为。”钱固庸人也，不以其言为意。及斩文龙，疏中即入钱语，及虜阘人，朝论遂以杀文龙为崇焕罪，而并及龙锡；以崇焕为逆督，而以龙锡为通逆，一凌迟，一拟辟。盖以逆珰一案为附逆者所切齿，欲借崇焕亦起一逆案以相报。因龙锡以罗及诸名贤，其事且成矣。欲自兵发之，而大司马梁廷栋始与谋，旋悔不肯任，且赖上圣明，不能遽起大狱也，龙锡赖词臣黄道周疏救，后以天旱肆宥，言路屡以为请，释戍定海。而崇焕先置极刑，妻子流数千里，刑浮于罪多矣。

承宗练而才，凡军中利弊，每发言洞中，能令诸帅心服；且部曲器用亦精娴，诸帅咸服之，但谓其不能无欲。其所推毂大帅马世龙，貌甚伟而无将略也。承宗以为韩白复出，人亦讶之，两镇关门俱无事，然幸不与东夷值耳。归居里中，城陷，合家被难，伤哉！

刘、杜世将有名，杜勇而疏，刘为尤胜，其所招致奇材剑客之属，实甲于群帅，刘败后，无有及之者矣

。大寿家富而勇，曾犯法几被戮于承宗，赖崇焕力救故相得甚欢。及为大帅，子弟皆贵，家丁皆夷人辽人，多善战。都下擅归，以崇焕下狱激之使然；而其母痛责之，其妻故妾也，亦持之甚坚，故仍为国用。永平恢复，锦州力守，皆有功，但攻围既久，粮已竭而援兵不赴，遂以城降而身自逃归。或云，已输诚于东夷，已谓吾归即举八城尽降，故东夷纵之，然归而即为国固守，虽其子在虏中不之顾也，亦非有意负国者。力守松山、杏山，与洪承畴被围年余，力竭而陷，遂致失节。

三桂即大寿甥也，其父吴襄向为大帅，三桂少年勇冠三军，边帅莫之及，闯寇所以诱致之者甚至，三桂终不从。都城已破，以杀寇自矢，包胥复楚，三桂无愧焉。包胥借秦兵而获存楚社，三桂借东夷而东夷遂吞我中华，岂三桂罪哉？所遭之不幸耳！

满桂勇而廉，然起自行伍，不解文墨，拔为统帅，群帅不之服也。况各镇之兵纷纭而集，桂未得稍抚循之也，亟驱以战，兵不与将相习，且将与将亦多不相识者；一战而覆，非桂之罪也。数人而外，卑卑不足

论矣。

辽人守辽亦策之得也，而廷弼以为辽人必不可用，尔时辽俗富而奢，莫肯力战，故廷弼云然；然数战之后，辽人实可用也。如浙兵川兵秦兵皆可用，但问用之者何如耳？嗟乎！胜败得失，但当择将，乃云兵惟某地最良，古岂有此论哉？

督抚莫能胜任，将士莫能敌忾，是固然矣。政府中枢尤皆庸庸，辽事所以益坏也。当张江陵柄国时，九边之事，如视诸掌；如某虏今将往某地，防其犯某边，江陵必先知之，戒谕边臣，无敢败事，后鲜继之者矣。一边抚掌语余曰：“叶台山相国固不可及也。每边臣上书，必手答之，此后止发一名柬而已。”中外不相应，安望成功哉？然犹未极坏也。周宜兴当国，或以庇边臣奏讦之，周力辨，谓向来不兴边臣通书，若谓边事非阁臣所与知者，其败不亦宜乎？崇祯朝，凡为中枢者无不被戮，虽上之用法严，亦下多负国耳！其稍可者：梁廷栋似明畅；余大成、李继贞，两职方未必知边事，而守甚洁。债帅之风，赖以少改，亦庶几云。

○门户大略

自三代而下，代有朋党：汉之党人皆君子也；唐之党人小人为多，然亦多能者；宋之党人君子为多。然朋党之论一起，必与国运相终始，迄于败亡者，以聪明伟杰之士为世所推，必以党目之；于是精神智术俱用之相顾相防，而国事坐误不暇顾也。且指人为党者，亦必有此，此党衰，彼党兴，后出者愈不如前，祸延宗社，固其所也。

国朝自万历以前，未有党名；及四明沈一贯为相，以才自许，不为人下，而一时贤者如顾宪成、孙丕扬、邹元标、赵南星之流，蹇谔自负，与政府每相持；附一贯者言路亦有人；而宪成讲学于东林，名流咸乐趋之，此东林浙党之所自始也。

国本论起，一时名流俱以伦序有定，早建为请；此亦一定之理，言者无可居以为功，听者亦无可指为罪也。而上以为有意拥立，乃冀他年富贵，必欲自发之而不使群臣上请，然群臣不之请，上亦竟不行也。使旋请旋得，不独上无骨肉之猜，并下无气节之目矣。

乃初请不许，再请严斥，后遂廷杖累累，务仇言者而痛惩之；即上慈爱无他意，而欲静议论，议论愈烦，实国家之大不幸也。于时政府诸臣，惟山阴王家屏。沈鲤与言者合力请，不允，即忤旨放归。余自一贯以及申时行、王锡爵辈皆以调护为名，未尝不宛转力请于上，而心亦以言者为多事，上以为激聒，政府亦以激聒目之，此其意亦未必有他也，不过欲上怜其意而不之疑，或卒从其请耳。然言者逆耳而难居，调停者言甘而无患，宜两相体而不宜两相难也。不意调停者目言者为党人，斥逐不能救，时行性宽平，所黜必旋加拔用，而一贯颇持权求胜，受斥者身去而名益高。东林君子之名满天下，尊其言为清论，虽朝中亦每以其是非为低昂；交日益广，而求进者愈杂，始而领袖者皆君子者，继而好名者、躁进者咸附之，于是淮抚之论起矣。

淮抚为李三才，家居三辅，年少早贵，所至有赫赫声；但负才而守不洁。及为淮抚，垂涎大拜，多结游客，日誉于宪成左右，宪成因而悦之亦为游扬。纠三才者即以为东林玷，三才挟纵横之术与言者为难，公

论益绌之，而东林并受累不小。未几，妖书之狱兴，而清流有累卵之危；挺击之案起，而两党益相水火。妖书者所谓续忧危竝议也，不知出自谁手？大抵言夺长之事虽难，然有当世豪杰如沈四明某某辈辅成之，必成无疑。其言若出于清流之口，将以倾四明辈者。或云：“此奸人造为之以陷郭正域者。”郭时有清流领袖之目，政府所最忌也。时上震怒甚，罗织甚严，搜郭寓并侦其左右，危迫之至，卒无迹，归狱于皦生光，而终不得其实也。

挺击者张差持挺以闯青宫，据称欲讼二瑯于上，瑯乃贵妃所遣建佛寺者。巡视御史刘廷元报疏云：“观其状一似风癲，窥其情大为叵测。”于是刘光复辈皆主风癲之说；而刑部主事王之寀入狱中钩得其言，以为主使出自郑戚，举朝喧然，以国戚殆有专诸之意。贵妃亦危惧，诉于上，上命自白之东宫，贵妃见东宫，遂奏恳上出见群臣，为之昭白上与东宫俱谆谆剖明之，遂以二瑯及张差成狱，而余置不问。刘光复倡言上甚慈爱，太子甚忠孝，其言固将顺也，而声甚壮，且越班以

言，上未听其所言云何，即逮下狱。当张差事起，中外不能无疑，因事发于贵妃之珰，而又直闯东宫，若巧合也。之寀疏称差言甚凿凿，或差恨二珰已甚，故以主使挺击诬之，亦不可知。而廷元辈恨之寀特甚，之寀素守亦不洁，廷元与韩浚辈遂于计典重处之。然操论与之寀合。如窦子偁。陆文瀛皆至清，而亦为所掠，遂不少恕。此则其曲在浚辈也。盖东宫侍卫萧条，至外人阑入，渐不可长，诸臣危言之，使东宫免意外之虞，国戚怀惕若之虑，亦断断不可少。顾事联宫禁，势难结案，则田叔烧梁狱词，亦调停不得已之术也。二说者亦互相济而不当两相仇，乃必斥逐执法而后已，是何心欤？若主使挺击，原未必然；即令国戚怀凶谋，固不用鸩而用挺，不使中官而使外人，皆情之所无。第不妨虚平言之，至重怒执法吏而必加一纲，反启后世之疑，则谁之咎也。

当是时，两党遂为不并立之势。有辛亥之京察：孙丕扬主之，曹于汴、汤京兆佐之，而所处汤宾尹、王绍徽辈则攻东林者也。绍徽有清望，而宾尹负才名，故

秦聚奎直纠其不平。有丁巳之京察：郑继之主之，徐绍沅、韩浚佐之，而所处皆东林也。世之所谓清流者一网尽矣。

是时叶向高去，而方从哲独相，庸庸无所主持，上于奏疏俱留中，无所处分；惟言路一纠，则其人自去，不待旨也。台省之势，积重不反，有齐楚浙三方鼎峙之名：齐为元诗教、韩浚、周永春辈；楚为官应震、吴亮嗣辈；浙为刘廷元、姚文宗辈；其势张甚，汤宾尹辈阴为之主，于是有宣党昆党种种列名，宣谓宾尹，昆谓顾天峻也。天峻高亢自□，而宾尹淫污无行，庚戌之榜，如韩敬、钱谦益、王象春、邹之麟皆负才名，急富贵，而相妒轧。之麟附元诗教、韩浚，求铨部不得，遂反攻之；于是之麟之友皆为时贵所抑，礼部主事夏嘉遇初亦为时贵所推重，因与之麟交亦被抑。而辽东四路失事之报至，赵兴邦时为兵垣，仍入礼闱，嘉遇遂纠之，并及诗教；言路合疏纠嘉遇，兴邦避升京卿，其势愈张，而公论愤矣。御史唐世济助夏攻赵，而元赵之焰渐衰。
